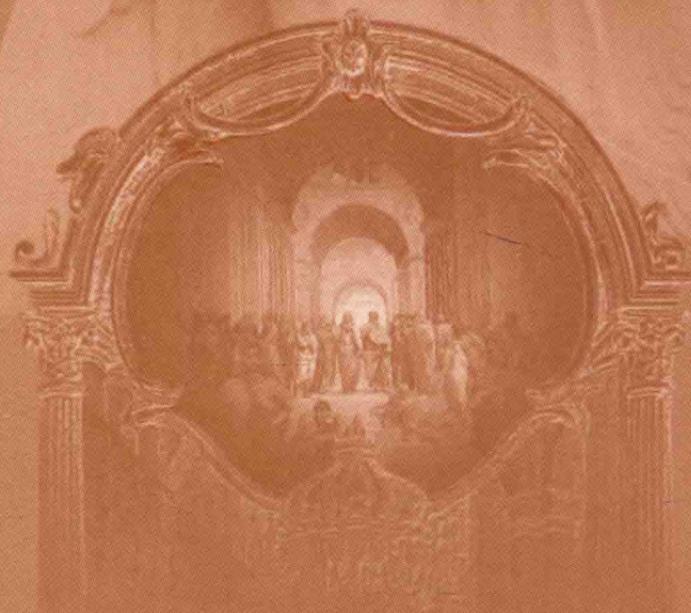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World Literature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World Literature

巨人传

• 远方出版社 •



巨 人 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SHIJIE WENXUN MINGZHU BAIBU

巨人传

〔法〕拉伯雷 著
朱东亚 译

远方出版社



第一 部

庞大固埃的父亲巨人卡冈都亚 的骇人听闻的传记

一部充满庞大固埃主义的奇书
五元素提炼者瓦索朗弗·雷伯拉昔年所作

致读者

亲爱的读者，因为这样一本书，
你必须抛弃所有您的成见，
读时，请平心静气，
书中既无邪恶，也无毒素。
不错，你也许不易找到
尽善尽美的东西，除却笑料，
看你们如此憔悴伤感的面容，
我心里选不出别的题材，
与其写泪，不如写笑，
因为只有人类才会笑。



作者前言

时下闻名的酒徒，还有你们膀胱生疮的雅人——在下写文章不为旁人，就是敬献列位高贤的——，柏拉图的《对话集》里有一篇题目叫作“会饮篇”，里面说阿尔西比亚德称道他的师傅，无懈可击的哲人之王苏格拉底，夸来赞去，把他比作西勒诺斯。按说那西勒诺斯乃是往时的一种小匣子，和今天药材铺里见着的几乎没什么两样，匣盖上画着各式形象，滑稽突梯，荒诞不经。比如女首鸟身的怪物，半人半羊的山神，鼻孔贯羽的雏鹅，额上生角的野兔，背荷驮鞍的母鸭，两侧生翼的公羊，系颈辕下的驯鹿，和其他随意捏造，逗人笑乐的图画（酒神巴科斯的老师西勒尼也像这般惹人好笑），但是，匣子里却收藏着上好药料，如龙涎香、亚莫檬、麝香、灵猫香、各种药石及其他珍贵的物品。据说，苏格拉底天生一副模样，叫你见了，如从外表加以衡量，会认定他不值一片葱皮屑。他体态着实丑陋，尊容确乎可笑：尖尖的鼻子，公牛似的眼睛，疯子似的面貌。平日生活简单，衣履朴素；生来家计贫穷，命里又没娶着好老婆，在共和国政府里谋不着什么职位；可是成日价嘻嘻哈哈，专爱和人比酒量，嘴里说不完的笑谈，肚里藏着神仙般的才学；但是，你若揭开匣盖，将会在匣里发现高贵的上品神药：超凡入圣的智慧，坚不可摧的毅勇，炉火纯青的修养，无比的清心寡欲，非常的安贫乐道，种种美德，不一而足；对于世人那废寝忘食，东奔西走，劳心碌力，涉江渡海，甚至妄动干戈，苦苦营求的一切，更抱着令人难信的轻蔑与不屑。

但是，诸位可能要问，我这一段开场白，用意何在？怕的是，吾道中入门弟子，如列位高贤，和其他有闲的呆汉，



读了我杜撰的这些令人捧腹的标题，如《卡冈都亚》，《庞大固埃》，《酒中豪杰》，《裤裆尊品》，《油焖扁豆论附注释》等，会据此推想，书里说的无非是笑谈、疯话、愉快的谎言，因为外面挂着的幌子（就是指那些标题），如不细细追究，通常是会被当作玩笑和开心话看待的。但是，如此衡量世人的著作，难免失之轻浮。列位先生自己不就常说：穿上袈裟，不能就算是和尚；有人身披僧衣，肚子里却没有半点僧侣的才学；头上戴着西班牙武士风兜，论胆量，却全不见西班牙气息。为此你必须把书本打开，仔细品味书里发挥的议论。那时你将看出，匣子里藏着的药品大有价值，只看匣盖决然猜不出来；换句话说，本书内容所论，并不像封面标题所示，一味信口开河。

退一步说，即使有时，你发现一些字句，从表面上看，和标题相应，显得颇为发噱，你也不应如听了鲛人的歌声似的，就此止步，而必须从乍一听来好像寻开心的话里，进一步探索其更高深的意义。

你揭过酒瓶塞子没有？妈的！请回想你当时是一副怎样神情。你见过狗啃含髓的肉骨头没有？狗，据柏拉图《理想国》第二卷里说，是世界上最具有哲学头脑的畜生。你如观察过它，定会看出，它见了这块骨头，如何恭敬地窥伺着它，如何小心地看守着它，怎样诚挚地紧衔住它，怎样谨慎地啃咬它，如何殷勤地把它咬碎，如何贪馋地吸吮它。你说这是为了什么？它这样反复玩弄，抱什么目的？想得什么好处？除一点儿骨髓之外，还有什么？可是只这一点儿却比大量别的东西还要鲜美，还要有味，因为那骨髓是精炼到至美无上的滋养生品。此说在格列恩的《自然机能论》卷三和《人体各部性能论》卷十一里都有详细的论述。

看了这狗的榜样，你应当心里开窍，追奔时要轻快，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击时要勇猛，把我这脂厚味深的好书加以用心的咀嚼、赏玩、钻研，然后，通过反复的诵读，再三的思索，嚼开它的骨头、吸吮里面富于营养的精髓——就是指我用在本书里那毕达哥拉斯式的寓意文字的涵义——方能收到益智增胆的功效。因为，在这书里你将找到非常高妙的风味，异样奥衍的教义，你将发现极其高深的圣言古训和令人惊惧的秘宗妙谛，无论关于我们的宗教，还是关于政治或经济生活。

但是果真相信，荷马在写《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时候，心里就已想到，后来普卢塔克、赫拉克利特·本都库斯、尤斯塔修斯、弗尔努图斯等人从这些史诗演绎出来的寓言故事，和波利蒂恩又从这些人的作品剽窃去的那些东西么？如果你真有如此想法的话，那你同我的意思，就牛头不对马嘴了。我认为，荷马当初没有想到那些寓言故事，就同奥维德在作《变形记》时没有涉及《福音书》的圣言一样情形。尽管有一个什么吕邦修士，吃闲饭的老手，遇着同他头脑一样糊涂的家伙，如谚语所说，半斤碰到八两的时候，下死劲地牵强附会。

如果你不以为然，那么，对于我这些愉快的新稗史为何独抱不同的见解？你要晓得，我在写作这些稗史的时候，心里绝对没有这类思想，就同你和我一样爱喝黄汤的朋友，此刻没有这类思想一样。因为我在这部巨著的写作上面，除了为恢复体力——吃饭喝酒所必须的时间之外，决没有多浪费、多消耗一分钟的光阴。因为，吃喝的时候是最适合写高深学术文章的时候，一切语言学者的大师，荷马和贺拉斯所说的一切拉丁诗人之祖恩尼乌斯，对于此道，都有很深体会；可是有一个坏蛋硬说，恩尼乌斯的诗句发出的酒气要远远大于油气。

曾经有一个坏小子对我的著作发表过同样的谬论。但是，



放个屁他吃去！酒的气味，谁不知道，比油的气味更惹人，更引人，更逗人，更醇美而有滋味。有人说我写作的时候，花的酒钱比油钱多，我为此感到无比光荣，正如狄摩西尼因听到有人说他在写演说稿的时候，花的油钱比酒钱多而感到光荣一样。

人家叫我作寻欢老手、酒肉朋友，在我是莫大的荣誉，很大的体面。带着这个头衔，我不管跑到哪里，凡有庞大固埃信徒集会的场所，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有一位爱挑眼的先生批评狄摩西尼的演说辞，说它们所发气味，和肮脏卖油郎身边的拭布一样。但是，你最好把我的言行尽量向好的方面解释，对给你制出如许空话和妙文的乳饼质的脑袋，你应该更加珍重，并且，尽你的能力，使我老是那么快乐。

喂，畅心地欢笑吧，我亲爱的朋友。身心舒泰，两胁轻松，高兴地阅读后面的文章吧！可是，听真切了，毛驴脸皮，小心脓疮烂断你的狗腿！别忘了为我的健康干杯，过一回我还来向你回敬。



第一章 卡冈都亚的家世和谱系

卡冈都亚出自怎样的家世，请查庞大固埃大事年谱，便知其详。年谱里源源本本记载着巨人之族如何出世的故事，庞大固埃的父亲，卡冈都亚便是他们的嫡系子孙。此话在本书里暂时不提，敬希原谅，虽然这样的故事，重叙起来，会使您觉得越来越好听。这话有柏拉图（见《斐利布斯》篇和《乔治亚》篇）和贺拉斯的名论为据。他们说有一类文章，是愈读愈有滋味的。巨人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天随人愿，自从挪亚造方舟至如今，人人都像卡冈都亚一样，非常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家谱，那将十分有意思；我相信世界上定有许多帝王、君主、公侯、贵人和教皇是什么背篮子卖破烂人的子孙，而反过来收容在公费医疗所里贫病交加的苦人儿却常是君王、卿相的血统后裔。你要知道，朝代和国家的变迁总是令人感慨万千，例如：

从亚述人传到米底人，
从米底人传到波斯人，
从波斯人传到马其顿人，
从马其顿人传到罗马人，
从罗马人传到希腊人，
从希腊人传到法兰西人。

就拿此刻在讲话的我来说说吧。我相信，我自己当是古代什么帝王君主的子孙，理由是：世上向来没有像我这般热衷于当国王、想发财的人。当了国王，发了大财就可以大吃大喝，无所事事，逍遥自在，并且能够送给我的朋友和一切有道德学问的人以大量的金钱财宝。在这点上，我非常能自慰，相信来生便能做到，甚至超过现在的愿望，也不知道。



我劝你用同样或者更乐观的思想，来消除你的烦恼，并且遇着机会，首先痛饮几杯。

让我们言归正传。上面说过，由于天赐的恩遇，卡冈都亚家悠久的谱系，偏偏落在我的手里，并且比任何别一个古老的家谱还要完整，除了，不用说，救世主的家谱；但这一个家谱我不想谈，也不能谈，因为我挡不住魔鬼们（制造谰言者和伪善的教徒）的反对。卡冈都亚的家谱是约翰渥陀在一块草坪里面发现的，地点在通向奈尔赛，奥利佛过去不远，古野洛拱门的附近。他雇工在草坪里疏通沟渠。土工们的锄头碰着一座青铜大古坟，坟底非常深，没有人能够探着它的尽头，因为它一直通到维也纳水闸的底下。坟上某处有一圆形饮器为志，四周刻着伊特刺斯坎古文，在此饮酒。从这里打开一口，便发现九只酒瓶，排成像加斯科涅人玩九柱戏时木棒的阵势。正当中的一只酒瓶下面压着一本古书，这书又大又厚，色泽发灰，美妙绝伦，已经生霉长毛，发着比玫瑰还浓而又比不上玫瑰好闻的气味。

上面所说的卡冈都亚的家谱就是在这本古书里面藏着的。家谱不是写在纸上，或羊皮笺上，更不在蜡版上，而是写在榆树皮上；全书一体用大号罗马花楷写成，但字迹因年久漫漶，几乎找不到一连认清三行的地方。

我虽然学识浅薄，也被招去，在老花眼镜不离手的帮助下，运用亚里士多德教人认辨古体字的方法，一面如你所想象的，奉行着庞大固埃主义，也是说，随时斟满酒杯，快意畅饮；一面阅读庞大固埃那骇人听闻的事迹，并且信手把它译成现代文字。

在本书后面附有诗文一篇，题曰：《解毒消灾》。这首古风的开头几行因被耗子、书蠹或者其他（为免所言失当，特此交代清楚）有害的虫豸咬损，已辨认不清，剩下的部分，我都录在后面，以存古籍的真貌。



第二章 从古墓中出土的《解毒消灾》 古风一首

……桑贝夷族的伟大征服者，
………道空中，为避太浓的露水。
………迎候，人们将水槽灌满，
……新制奶油，还在涓涓漏滴。
………此，当祖母受了溅湿，
高声喊嚷：“仁兄先生，请拉他一把，
你看他鬚须几尽沾了牛粪，
否则，也至少给他一张梯子。”

时下人云：舐一舐某公的靴子，
比买进赎罪的符□还胜一筹；
不期从钓鲋鱼的洼池，蓦地
跳出个装模作样的无赖汉子。
他口称：“诸位先生，为在天之主
我们在店里藏着一条鳗鱼，
你若上前窥看，将不难认出，
他的头巾底里有一块老大的油迹。

当诵读文章的时刻来到，
书里发现了犊牛的硬角。
他说：“我僧帽的底里冷如冰窖，
冻得我大害其脑伤风。”
人们燃起一把芫菁香草，
将身依在炉上就心满意足；



只希望你新送一匹辕马，
给喧嚣若狂的芸芸徒众。

他们纵谈圣巴忒利斯洞，
直布罗陀和其他千百岩穴。

如果让它们都结成疮疤，
将不再患伤风咳嗽的病症。

既然觉得如此张口呵欠，
似乎不甚雅观，因而认为
若恰如其分地封闭起来，
可以当做人质拿去交换。

一项决议指令赫丘利，
从利比亚遄归便去活剥乌鸦。

弥诺斯说：“如何没有请我，
其余的人却都受了邀约。

你还望我好心好意，
不断供应他们蛤蜊和青蛙。

如果饶我一条性命，
我要将他们的纺锤买卖送给魔鬼。”

跛脚的 QB 忽来加以压制，
身佩姣好的鸣鸠所发的护符，
却被独目巨人的表兄，筛子师父，
全都杀死。各人只有自擤鼻涕。
休闲地里出世的兔儿爷，
少有不受制革机器的播弄，
让大家协力上前，刀枪齐举，
你们比去年还要得更大的收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了片刻，朱庇特的大鸟
定要打赌，说那准是一塌糊涂。
但是眼看众人如此愤怒，生怕
帝廷被伐，战败，夷为平地；
因此感觉，如其爬升树干，
到买卖腌鱼的市口，窃取天火，
胜于让清朗的空气，受阴谋危害，
去听马索雷茨注疏家的胡诌。

一切都将得出中肯的结论，
任凭阿忒屈着鹭鸶似的两腿，
坐着彭忒西勒亚老年贩卖芹菜。
人人高呼：“老丑的女煤黑子，
你还配在这道路上驰骋，
羊皮笺签署的罗马锦旗
你不早已高高擎在手里？”

那彩虹下面不是天后朱诺，
放出鹰隼，设下捕猎的陷阱？
她中了人们恶毒的圈套，
落得浑身上下操作一团。
协议已经订立，只准她一口
吞食普罗塞耳皮娜的蛋卵两枚；
如果她还死死纠缠不放，
人们将把她缚在山楂峰的巨岩。

二十二减七个月以后，



从前剿灭迦太基的人物，
将恭恭敬敬来到群众中间，
恳请大家接受他的遗产，
或者依照鞋匠拉线的规律，
公平合理地大家摊分。
就是填写执照的那班坏蛋，
每人也将分得一杯残羹。

但年岁一到，以角弓一张，
纺锤五枚，沙锅底三只作符志。
礼貌不修，胯下生疮的国王
到时将背披隐修士的鹤氅。
呜呼，惜哉，为伪善的妇女，
你就甘心断送这一片田地？
休矣，休矣，没人模仿这副面具，
到大蛇的兄长家里躲着去吧。

这年过去之后，永恒的存在者
和他的好友始共掌朝政，
那时横暴和凌辱将不再称霸，
一切善良的意志将取得协议。
先前只有天人可得的快乐，
届时将驾着钟声翩然莅止。
于是，惊伏在地的种马，
将如御骑一般地纵横得志。

这一过渡的时期将延及
战争之神带上镣铐的日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时将有一个超于一切，
娴雅，和蔼，伟丽的人物出现。
我满朝忠良，请提高你们的情绪，
齐来参加这席欢宴；因为
见善而不回首的人已经死亡，
过去的时代将供人无限叹惜。

最终，一切银样蜡制的人物，
都将纳入重锤坎臼的下面，
从此手捧水锅的铙钹乐手，
没人再向他高呼：“陛下，万岁。”
只消扯出他胯下的利刃，
白菜的脑袋将即刻感觉清醒；
大家扯着打包裹的绳索，
拉垮那专权滥刑的店铺。



第三章 卡冈都亚在娘肚子里 呆了十一个月

大肚量在当年也是个极快活朋友。他好喝酒，总是酒到杯干，当世贤豪，哪个能和他相比？他又爱吃腌咸食品。因此上，他厨房里经常储备着千百只马延斯和巴荣讷的火腿，成担的熏牛口条，在腊肠上市的季节，腊肠多到数不清，还有大量的芥末腌牛肉、干鱼子和大号香肠，不是波洛尼的香肠（因为他怕中伦巴第毒），而是比戈尔、隆高奈、拉勃雷讷、卢埃格出产的货色。

到了结婚的年龄，他便娶嘉格美尔为妻，那是巴拜夏（蝴蝶国）大王的女儿，一个漂亮的姑娘，脸庞儿长得特别俊俏。两口子时常装作一个身子两个背脊的动物，干那磨肚皮的好把戏，干来干去，干大了嘉格美尔的肚子，十一个月以后，她便生下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儿子。

此处需要说明，女子怀孕达十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日子，是极有可能的，倘使她肚里的孩子是一件极完美的作品，是一个将以功业彪炳一世的人物。荷马曾经说过，海龙王尼普顿和水波仙子私生的孩子，便整整怀了一年，十二个月之后，方才出世。因为，奥吕·瑞列乌斯在他的诗集卷三里说得好，这样长的怀孕日子方不辱没海龙王的威风，儿子养出来，才会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按照同样的理由，天王朱庇特曾把他和阿尔克墨涅幽会的那个黑夜延长到四十八小时，因为倘使花的时间少些，他绝然造不出扫清寰宇、除暴去凶的大英雄赫丘利。

我这些话，是说女人在丈夫死后的第十一个月生遗腹子，不但可能而且是合法的，这有许多庞大固埃式的古代贤哲为



我作证：

希波克拉底《营养论》，
《普林尼集》卷七，第五章，
普劳图斯《遗嘱记》，

马古斯·凡洛在题作《遗嘱》的一篇讽刺诗里所引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一问题的名论，

宋沙利奴斯《诞生日论》，
亚里士多德《生物论》卷七，第三、四章，
瑞列乌斯卷三，第十六章，
赛维乌斯《牧歌解》中引诗人维吉尔的名句：

十月母怀不为长……等等，

还有其他成百上千的疯子，这项人数，自从世上出了法理学家之后，又大大增加，如迪吉斯法典，“有关私有财产在死者无遗言时正当继承人的规定”，又如同一法典“有关妇女在丈夫死后十一月生子应得权利的规定”。此外又着实有人瞎编了一些偷油窃菜的律例：如“有关嫡子及遗腹子继承权的认定与否定的法规”，“人身法规第七条”，以及其他许多法理学的著作，但在本章未便一一列举。依照上面诸家所论，世间孀妇在丈夫死后的两个月内，可以明目张胆，公然大松其裤腰带，已无烦多说了。

列位好友，请一定留意，如果在这些寡妇当中，遇到值得一脱裤子的货色，务必马上笼住辔头，给我带来舍下。因为，如果在第三个月，干大了肚子，那结晶品还能算得是死者的血肉；一旦怀孕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那更可毫无顾忌地干下去，船舱里既已装满了货色，从此乘风破浪，正好畅游！……罗马大帝屋大维的女儿朱丽，就是此中老手。她每次都等自己有了身孕，才和她的面首们大干特干，这好比货船必须先上足了货，装满了舱，方才接受领港人上船一样。